

# 《装疯》

## 主要角色

孙臧：老生

园丁：丑

庞涓：净

## 情节

孙臧被庞涓陷害，削足毁容后，庞涓仍想得到孙臧所知之三部天书，故假意殷勤，留孙臧在其家中，由园丁服侍，一面养病，一面抄写天书。园丁知庞涓之用心，天书抄完，即将孙臧杀死。又念孙臧系忠良之士，不忍其落此下场。暗中示意孙臧，应谋良策，孙臧遂装疯逃脱云。

## 根据《国剧大成》第一集整理

(园丁上。)

园丁 (念) 有福之人人服侍，无福之人服侍人。  
(白) 自家庞府中园丁的便是。奉我家老爷之命，服侍孙老爷，抄写天书。今日天气晴和，不免扶他出来，抄写一番。  
孙老爷有请！

(孙臧内作哀声，上。)

孙臧 (引子) 浑难料，险遭诛戮，将微躯保，只是毁伤遗体，形容枯槁。  
(念) 十年磨练用精功，谁想今朝总是空。屋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  
(白) 我，孙臧。辞师下山，指望际会风云，愿我胸中大志。谁想魏王，将我毁面削足，若不亏庞兄搭救，我命险遭齑粉。只是他有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情愿将三卷天书，抄写与他，方才完我一桩心事。  
园丁！

园丁 (白) 有。  
孙臧 (白) 取杯茶来我吃。

(园丁允，下。)

孙臧 (白) 不免抄写一番。  
(解三醒) 论兴兵先须度料，  
方才去作政当朝。  
我想那善用兵的，  
偏心巧凑着韬略；  
那不善用兵的，  
偏往往自夸豪。  
(白) 我想但凡为将帅的呵！  
(解三醒) 必须要驱神移鬼书黄甲，  
鼓瑟琴调各有妙。  
算得个才高智广，  
智广才高，志广才高。

(二将官引庞涓同上。)

庞涓 (念) 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白) 我，庞涓。为何道此两句言语？可恨孙臧这厮，在魏王驾前，连打我三次下马，本该杀却，方消吾恨。奈他腹内有三卷天书，未曾到手。待等到手时节，杀他未迟。  
左右唤园丁。

二将官 (同白) 园丁，园丁。

(园丁上。)

园丁 (白) 有有。  
园丁与老爷叩头。

庞涓 (白) 园丁!  
 园丁 (白) 有。  
 庞涓 (白) 你孙老爷现在何处?  
 园丁 (白) 现在书房中抄写天书。  
 庞涓 (白) 说我到了。  
 园丁 (白) 是。  
 孙老爷, 我家主人到了。  
 孙臆 (白) 道有请。  
 园丁 (白) 是。  
 孙老爷道有请。  
 庞涓 (白) 孙兄哪里?  
 孙臆 (白) 庞兄哪里?  
 庞涓 (白) 孙兄。  
 孙臆 (白) 庞兄。  
 (孙臆、庞涓对笑。)  
 孙臆 (白) 请坐。  
 庞涓 (白) 有坐。孙兄, 小弟一向事忙, 未能奉陪, 多有简慢了。  
 孙臆 (白) 好说。小弟在府, 多有打搅了。  
 庞涓 (白) 好说。疮痕可曾痊愈?  
 孙臆 (白) 尚未。  
 庞涓 (白) 天书可曾抄完?  
 孙臆 (白) 不曾。  
 庞涓 (白) 可曾用过饭了?  
 孙臆 (白) 也不曾。  
 庞涓 (白) 这样时候, 还不与你孙老爷摆饭?  
 园丁 (白) 预备在厨下。  
 庞涓 (白) 取来。  
 园丁 (白) 是。  
 厨下的拿饭来呀。  
 饭到。  
 孙臆 (白) 噫!  
 (庞涓怒。)  
 庞涓 (白) 这样饭食, 也是你孙老爷用的?  
 孙臆 (白) 啊, 庞兄, 小弟往日, 就是这样饭食。  
 庞涓 (白) 一定是园丁之过。  
 左右。  
 二将官 (同白) 有。  
 庞涓 (白) 扯下去打。  
 园丁 (白) 这不干小人之事。  
 (二将官同打园丁。)  
 园丁 (白) 孙老爷讨情啊。  
 孙臆 (白) 啊, 庞兄, 看小弟薄面, 饶过他吧。  
 庞涓 (白) 若不是你孙老爷讨情, 一定将腿敲折。起来谢了你孙老爷。  
 园丁 (白) 是。  
 谢孙老爷讨情。  
 谢我家主人不打。  
 谢你们俩狼刑。  
 庞涓 (白) 孙兄, 小弟朝中事忙, 不能奉陪了。  
 孙臆 (白) 小弟刀疮疼痛不能远送了。  
 庞涓 (白) 罢了。  
 (念) 仁兄且自放宽心,  
 孙臆 (念) 怎奈时乖命运微。  
 庞涓 (念) 梧桐叶落根还在,

孙臆 (白) 兄啊!

(念) 寒冬不死又逢春。

庞涓 (白) 好好个“寒冬不死又逢春”。请。  
唤园丁。

二将 (同白) 园丁。

园丁官 (白) 有。园丁伺候老爷。

庞涓 (白) 园丁，以后你孙老爷的饭食，还是照常的预备。

园丁 (白) 小人禁不住照常的板子。

庞涓 (白) 呆狗才，老爷抬举你就是了。

(庞涓、二将官同下。)

园丁 (白) 是。谢老爷抬举。园丁送老爷、爷、爷，呀呀呀啐!

(快索南枝) 你是个狼心肺，特不仁，  
狼心肺，特不仁。  
设计施谋任所为，  
反把忠良来害取。  
天网恢恢，  
(白) 唉，老天，像这样人，留他在世何用？哦。  
(快索南枝) 何不将他杀却！  
(白) 且住，我想孙老爷乃是忠良之辈，我若不说，他如何晓得？有咧，不免假哭三声，假笑三声，打动他老人家便了。  
这个孙老爷，你哪瞞我。

(园丁哭，笑。)

孙臆 (白) 哈，狗才你为何又哭又笑？

园丁 (白) 小人这哭笑俱有了个缘故。

孙臆 (白) 讲。

园丁 (白) 小人这哭呢，是哭孙老爷的命苦。

孙臆 (白) 唉罢了。你这笑呢？

园丁 (白) 笑孙老爷无用。

孙臆 (白) 啊，呆狗才，怎见得你孙老爷就无用？

园丁 (白) 我想孙老爷的刀疮疼痛，这天书不写倒也罢了。

孙臆 (白) 啊，园丁，虽然刀疮疼痛，这天书少不得要慢慢地抄写。

园丁 (白) 你就慢慢地死。

孙臆 (白) 我如今要快快地写。

园丁 (白) 快快地死。

孙臆 (白) 不写。

园丁 (白) 不死。

孙臆 (白) 要写。

园丁 (白) 要死，死定咧！

孙臆 (白) 哇！狗才！哦是了，方才你家主人，责打你几板，在我跟前搬弄是非么？

园丁 (白) 小人不敢。

孙臆 (白) 起来。取我烫足的花椒水来。

园丁 (白) 预备在哪里？

孙臆 (白) 取来。

园丁 (白) 是。这个孙……

孙臆 (白) 哎，多讲！

园丁 (白) 嗜！

(念) 分明指引平川路，反把忠言当恶言。

(园丁下。)

孙臆 (白) 方才细听园丁之言，莫非庞兄他有害我之意？哎呀，我那师父哇！哈哈，当初弟子不肯下山，是你苦苦逼我下山，如今弟子有难，怎的不来搭救搭救？唔，且自由他是，且自由他啊。  
笔管内什么东西？原来是一纸卷，待我看来。

(孙臆嗽一声，看。)

孙膑 (念) “奈何奈何，孙”……  
(孙膑嗽一声，想，看。)

孙膑 (念) “孙膑遭魔。若要逃生，假装疯魔。”  
(白) 是假装疯魔！原来是师父的先兆到了。我有道理。  
园丁哪里？

(园丁上。)

园丁 (白) 来了，园丁伺候孙老爷。

孙膑 (白) 园丁，你方才说的话，我一些也是不懂。你须要慢慢地讲来。

园丁 (白) 孙老爷不问，小人也不敢讲。

孙膑 (白) 讲来。

园丁 (白) 是。孙老爷容禀。  
(风入松) 都只为先生神机妙高，  
(白) 孙老爷曾记得那年，魏王有旨，命两家老爷摆阵，哪家老爷摆得好，破得妙，  
圣上赐御酒三杯；哪家老爷摆得不好，破得不妙，圣上罚凉水三杯。可是有的？

孙膑 (白) 有的。

园丁 (白) 那时命孙老爷摆阵，一摆摆了个金锁八卦连环阵，摆摆得好，破得又妙，圣上  
大喜，赐了御酒三杯。那时命我家老爷摆阵咧，一摆摆了个咕伦掀伦的长虫阵。

孙膑 (白) 长蛇阵。

园丁 (白) 就是那个阵哪，摆摆得不好，破破得不妙，圣上恼咧，罚了凉水三杯。可是有  
的？

孙膑 (白) 啊，园丁，那凉水无非入腹罢了。

园丁 (白) 凉水虽然入腹呵！  
(风入松) 点点在心头，  
孙老爷恁不见他心生奸狡，  
设计施谋，害伊曹。  
每日里凌逼小人，所为何来，  
孙老爷，都只为这三卷天书未曾到手。  
因此上设下了别足计，损容颜，  
(白) 孙老爷与我家主人是什么人？

孙膑 (白) 不过是好朋友。

园丁 (白) 却又来！自古交朋友须胜己哟！  
(风入松) 似他不如无了。  
孙老爷细思量，  
与他有什么相交，  
这灾祸终须难逃。

孙膑 (白) 哈，我今把笔为刀剑，勿下贼头来。

(孙膑疯。)

孙膑 (下山虎) 我冲霄汉，  
一拳打破太行山。  
浑将一脚，  
我踏破了天关。  
你把我天书哎哎我扯得来纷纷烂，  
专打你这无知汉。  
因甚谋反，  
那玉皇他见我太谦。  
(白) 天宫将军，地宫将军，阎王老官，你们都请了。  
(下山虎) 我和你齐飞上天。

园丁 (白) 这些神圣都在哪儿呢？

孙膑 (白) 那不是？

园丁 (白) 孙老爷，放手哇！

孙膑 (下山虎) 若要我放手，只待三年。  
(念) 唯呀我的财和宝尽皆抛散。  
(下山虎) 只落得我愁无限。

(孙臆笑。)

孙臆 (念) 我明明笑十分欢颜。  
(白) 园丁你过来。

园丁 (白) 我不过去，我怕孙老爷打我。

孙臆 (白) 我不打你，你只管过来。  
(下山虎) 我与你安置了吧。

园丁 (白) 说了不打，又是一下子。安置了？我明白咧，你哪想是困了。

孙臆 (白) 着哇！

园丁 (白) 你哪请睡罢咧。

孙臆 (白) 你呢？

园丁 (白) 我还服侍你哪呢么？

孙臆 (白) 如此我使得罪了。  
(下山虎) 且自向竹床安眠，向竹床安眠。

(孙臆下。)

园丁 (白)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孙老爷方才抄写天书，一霎时就疯了。这个事情，我担不住，请我们老爷。  
老爷有请。

(庞涓上。)

庞涓 (白) 园丁，你为何这等大惊小怪？

园丁 (白) 孙老爷疯咧！

庞涓 (白) 现在何处？

园丁 (白) 花椒树底下打盹儿呢。

(孙臆上。)

孙臆 (白) 来了。  
(扑灯蛾) 天赫地暗颠倒颠，  
洞里须是闹中闲。  
神仙不管凡间事，  
只在人间颠倒颠。  
(白) 唯呀好冷天哪！

庞涓 (白) 这样炎热天气，还嚷冷！

孙臆 (白) 好大雪！

庞涓 (白) 青天白日，哪里来的雪？

孙臆 (白) 你看那不是？  
(急三枪) 雪贯风亭，  
原来是雪天王，错行了冬令。  
雪天王下这般大雪纷纷，  
可怜我身上无衣，腹内无食，  
(白) 可不冻死我了！  
(急三枪) 好教我冻播播冻播播我的骨透难禁。  
艳色倾，危豪，气贯冲凌云，  
便堆积了满径。  
有谁怜念我难中人，  
这便是我孙臆全身大病，  
我的全身大病。  
我在月宫里抱嫦娥，嫦娥，  
我又不是薄幸人。  
你在广寒宫内，  
冷清清，  
尚兀自浑明睡未醒。  
适才朝罢了太真，  
我在天门边打碎了玉鼎。  
又遇着许氏飞琼，  
才了却相思病症，

我的相思病症。  
 倚灯清不怕照灯清，  
 倚围屏依靠围屏，  
 隔窗棂隔却窗棂。  
 夜来之雨待晓声，  
 嫦娥不待多薄幸。  
 庞涓 (白) 你我男子汉，要这朵花儿何用？  
 孙臆 (白) 这朵花儿有无穷的妙用咧！  
 (急三枪) 插花月明，  
 琼花乱纷惟此独生。  
 里面插却花三径，  
 笑葵花弄影能知足，向日烘腾。  
 一盖琼瑶径，藕丝断梗，  
 浪迹泛浮萍。  
 (白) 列位呀！明日三月三日，王母娘娘蟠桃大会，你我可去走走。  
 园丁 (白) 我们是凡人，上不去天。  
 孙臆 (白) 如此我便得罪了！  
 (尾声) 我饮寿酒下，下仙棋，  
 骑竹马，满街驱。  
 今日在这里，  
 明日在那里。  
 我袖吞乾坤他怎知！  
 (孙臆下。)  
 庞涓 (白) 园丁，你孙老爷这病是真是假？  
 园丁 (白) 病自然是真的，哪儿有假的呢？  
 庞涓 (念) 恼恨孙臆太张狂，  
 园丁 (念) 天书不得气满腔。  
 庞涓 (白) 唔，记打！  
 (念) 除非杀却消吾恨，  
 园丁 (念) 你饶人一命待何妨？  
 (庞涓怒，下。)  
 园丁 (白) 你们太爷们交朋友，照例是这个样儿的交。  
 (园丁下。)  
 (完)